

第三十七章 人在廟堂，身不由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怎麼辦？”費介的眼瞳的那抹異色愈發濃烈了，亂糟糟的頭髮，就像火苗一樣燃燒著，“傻子才知道怎麼辦，隻是院長，我必須提醒你一聲，就算你將自己藏的再深一些，可是已經牽連進了這麼多人，將來一旦出事，陛下總會懷疑到你。”

陳萍萍輕輕拍拍自己像凍木頭一樣的膝蓋，伸起兩根手指，微屈一根說道：“你說的情況是...陛下勝了，這樣他才有可能疑心到我。我從來不否認這點，因為事實就是，我雖然掌握了這個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秘密，卻依然有百分之一的地方觸碰不到。”

“比如帝心。”

“所以我會選擇割裂，不如此不足以說服，不足以讓那孩子在事後依然可以很幸福地活下去。”

割裂是用血與火來割裂，是用最真實的死亡氣息來割裂，費介是當年的老人，又一直在監察院裏身居高位，毫無疑問，他是這個世界上對於陳萍萍真實想法掌握的最清晰的那個人，雖然對於院長大人的最終目的，費介依然疑惑，但對於割裂這兩個字，他馬上就聽明白了。

待若干年後，山穀裏的狙殺，就會像是一層紙，又會像是一塊布，一塊黑布？遮掩住陳萍萍的心，替某位年輕人擋住來自龍椅上灼人的懷疑目光。

“如果陛下敗了怎麼辦？”這是費介最擔心的問題，陛下畢竟是範閑的老子，如果他勝了，至少目前看上去忠心不二的範閑。不會有太大地問題，可一旦是長公主那邊得了天下，範閑想死，隻怕都沒辦法死的太好看。

“不要低估範閑這孩子。”陳萍萍屈回最後那根手指。並不怎麼大的右手握成了一個硬硬的拳頭，“範閑就像這隻拳頭，他是有力量地，而且五根手指都收在掌心裏，就像是一記記伏筆，這孩子心裏究竟在想什麼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但我隱約能猜到。”

“手指頭露在外麵，容易被人砍掉，捏在拳頭裏就安全的多。隨時可能彈出去打人一個暴栗。”陳萍萍尖聲笑道：“我們這些老頭子不死，長公主那瘋丫頭怎麼可能輕輕鬆鬆控住天下？範閑將自己的兄弟姐妹都送到北齊，私底下又和北邊做了那麼多事。這是為什麼？不就是在準備這一切嗎？他那心思瞞得過旁人，難道瞞得過我？”

這話說的實在，範閑暗底下往北方轉移力量，所憑恃的依然是監察院的資源，陳萍萍身為監察院祖宗。哪裏有猜不到的可能？

陳萍萍微低著頭，將膝上的崇毛毯子往上拉了拉，說道：“這家夥其實想的比朝中所有人都遠。後路安排的比所有人都紮實，我敢打賭，就算日後他在南慶呆不下去了，這天下依然要因為他而改變，北齊地底子還在那裏，你自己想一想吧。”

費介張大了嘴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許久之後幽幽歎道：“這是叛國。”

陳萍萍譏笑說道：“國將不國，何來叛字？更何況對那孩子來說。這國實在也沒有什麼好依戀的。”

費介明白院長大人的心理感受，仍然忍不住搖搖頭：“難道範閑已經掌握了內庫地秘密？”

“我不清楚。”陳萍萍低頭說道：“不過在江南呆了一年，這小子要是不想法子把內庫裏的那些製造工藝捏到自己手上，我根本就不信。”

範閑如果此時在場，一定會對這位老跛子佩服的五體投地，自己的所思所想，竟是完全被對方猜中了。

“如果將來真的大亂，範閑逕直投了北齊。”陳萍萍歎息著，“就算咱們大慶朝心裏極為不爽，可是就憑長公主和葉秦兩家，難道就能把北齊滅了？此消彼懲，國運轉換，隻怕天下大勢將要顛倒過來了。”

費介搖搖頭：“不過是個內庫罷了，就算範閑有能力掌握一半地工藝，也隻不過能讓北齊朝廷多掙些錢，改變不了

什麼。”

“改變不了什麼？”陳萍萍嗤之以鼻道：“這個世界上，再也沒有比錢更重要的事情了，小姐當年便是這般說過...隻是小姐不像範閑這般貪財和狠辣而已。”

“範閑真的會這麼做嗎？”費介歎息道：“可他畢竟是咱們大慶人，去幫助敵國...我不怎麼相信。”

他接著說道：“那他還不如選擇站在陛下地身邊，替陛下將朝廷打理好。一去異國為客卿，即便北齊重他，也不過是個沒有人身自由地寵臣罷了，有何好處？”

“說來很奇妙。”陳萍萍微笑說道：“雖然我一直沒有對他明言過什麼，相信範建也不會說什麼，但範閑對於陛下一直似乎有個隱藏極深的心結...這孩子能忍，忍到我也是最近才查覺到這點。既然有心結，也就難怪他一直在找退路...範若若如此，範思轍如此，如果年前範尚書真的辭了官，我看範閑會直接安排他回澹州養老。”

“澹州那個地方好，坐船到東夷城不用幾天，我大慶朝的水師都沒法攔...從東夷城到北齊就更近了。”

費介搖了搖頭：“想的太玄乎了，範閑再如何聰慧，也不過是個年不及二十的年輕人，怎麼會將事情計算到那麼遠的將來？在說先前我也說過，北齊畢竟是異國，他有什麼把握可以獲得北齊皇室的信任？有個老子當皇帝不好...偏要去當別人家的大臣。”

“這隻是我地猜測。”陳萍萍眨著有些疲憊的雙眼，說道：“誰知道將來會怎麼發展呢？不過關於北齊會不會接納南慶的逃臣，這個我想範閑心裏應該有數，至少在最近這兩年，他沒必要思考這個問題...不要忘了那個叫海棠的村姑，範閑這小子花了這麼大氣力，騙這麼一個貌不驚人的女人上手，要說這小子沒點兒陰謀想法，我是不信的。”

遠在京都養傷的範閑會不會覺得很冤枉？

“至於北齊皇室...”陳萍萍皺眉道：“那位太後已經快掌不住了，苦荷一直沒有說話，她自己娘家最得力的年輕一代都投到了小皇帝的手下，再過兩年，北齊小皇帝便會大權在握，而...不知道什麼原因，那位小皇帝還真是信任範閑，那麼多銀子放手不管...想不通，想不通。”

“或許，不，不是或許，在那個時候，我早已經死了，管那麼多做什麼？我隻是覺得很欣慰，欣慰於範閑沒有辜負我的培養。”

“在院子裏，我曾經對他說過幾句話，要他將自己的眼光放高一些。”

“他做的不錯，雖然說細節上經常出問題，但在大勢的構劃上做的準備很充足。”陳萍萍老懷安慰道：“在京都裏鬧來鬧去，也不過是一國的事情，他現在的心已經放在了天下，僅這一點，他就天然比李雲睿要高上一個層次，開始接近咱們偉大的陛下了。”

費介想了會兒後，說道：“院長今天又把我說糊塗了，我隻是想來問山穀裏狙殺的事情，沒有想到扯到天下。”

陳萍萍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我看你這時候最好去範府看看你那徒兒的傷勢。”

費介搖了搖頭，準備離開。

陳萍萍忽然說道：“告訴他，他走不成，至少我還沒死的時候。”

範閑沒想著走，那些安排隻是以防萬一的最後出路，七葉在閩北三大坊與杭州之間來往，冒著奇險，讓自己悄無聲息地抄錄了厚厚的一份內庫卷宗，他也沒有準備現在就拿著去投奔北齊。

他沒那麼傻，雖然不知道北齊小皇帝為什麼如此欣賞自己，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根在慶國，如果能在慶國如此逍遙地活下去，傻子才會玩千裏大轉戰。

隻是後路必須備好。

再說了。這慶國的京都裏，鄉野裏還有那麼多的敵人、仇人，不將這些家夥收拾地幹乾淨淨，不將老三扶上位置。不讓慶國依然和平和安寧著，他如何甘心撒手？

正如陳萍萍不甘心一樣，雖然範閑在老家夥的教導下，學會了用天下的眼光去看待大勢，但心裏其實都是不甘的。

其實範閑要撒手很簡單，等五竹叔傷養好了回來了，自己與五竹叔單身飄離，於泉州坐船往西方世界去看看西洋

景，找找那些神秘至極卻又窩囊至極地法師打打小架，泡幾個海倫。那是快意之極。

想必就算是皇帝，葉流雲，四顧劍。苦荷...天下的三大勢力，都不敢輕易來阻攔自己，就算是軍隊，也不可能將這一對主仆留在某一個地方。

隻是停留，往往不是因為腳步。而是因為心神上的係絆。範閑是有老婆侍妾的人，也有父親祖母兄弟姐妹友朋知己下屬心腹...
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其實人在廟堂，何嘗不是身不由己。

便是無法輕易抽身離開，於是範閑選擇了留下，並且強悍地擴充著自己的勢力，準備著自己的後路，時刻準備在這艱險的朝堂之上，與那些敢於傷害自己的勢力拚個你死我活。

所以當他躺在慶上，聽著老師轉述陳萍萍最後那句話時，他的心內雖然震驚於老跛子的雙目如炬。臉上卻是一片平靜，唇角微翹，譏諷說道：“老頭子是不是腦子昏了，盡說胡話？我能往哪兒走？”

費介看了自己最得意地徒弟一眼，發現這小子說的話似乎是發自真心，也覺著陳院長似乎想的過於複雜，把這天下人都當成如他一般地老狐狸來看待他雖然用毒大宗師，但在某些方麵比陳萍萍差遠了，甚至不如範閑，所以硬是沒有看出來，小狐狸笑的其實也很甜。

“我來看看你的傷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笑道：“老師，這點兒小傷我自己還治不好，那豈不是把你的臉都丟完了。”

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，自身邊取出一個牛皮紙袋，遞給了費介。費介拿在手裏，問道：“什麼東西？”

範閑沉默了片刻後說道：“我在杭州試了半年，找到了幾味藥，似乎可以中和一煙冰裏的霸氣，看能不能讓婉兒有法子懷上，隻是我不大信任自己，所以請老師幫我看看。”

費介默然，心想這小子將將才在山穀裏死裏逃生，如今京都正是一片慌亂，誰也不知道宮裏與監察院會做出什麼事情來，哪裏想到，這小子竟然有閑心記得替自己地老婆研治藥物。林婉兒服用一煙冰後無法生育，費介當然清楚，一直覺著有些不好意思見範閑，今日見他挑明，不免有些尷尬。

範閑溫和地笑了起來：“老師，不要想太多，您千辛萬苦治好婉兒的肺癆，徒兒心裏感激還來不及。其實我自己倒不是怎麼在意，隻不過婉兒確實很想要個孩子，所以麻煩您再費費心。”

費介歎息著應允了下來，忽然發現了一個事實，今天本來是準備去陳圓找院長大人算帳，替範閑討公道，結果最後卻被院長大人說服來範閑當探路石，結果在這範府的臥房裏什麼都沒說，又讓範閑支使著去做藥。

忙來忙去，這一天竟是什麼也沒做成，費介有些惱火了，盯著範閑地眼睛說道：“我也懶得再猜你們這一老一小兩個鬼在想什麼，有什麼話你們自己當麵說的好。”

範閑嘿嘿笑了一聲，說道：“我明兒就去陳圓。”

“你還有傷。”費介擔憂說道：“何況你遇刺之後，陛下震火，但是調查卻沒有什麼進展...京都裏議論紛紛，並不怎麼太平，你這時候離府出京，我看不合適。”

範閑平靜說道：“老師放心吧，我再也不給任何人傷害自己的機會。”

...

第二日依舊是陳圓之外，那扇木門緩緩打開，潛伏在陳圓之外的無數監察院殺手以及各式機關，沒有因為來客而產生一絲毫的戒備之心。

或許是因為來的那位年輕官員也坐在輪椅上的緣故。

範閑坐在輪椅上，微微偏著身子，避免自己背後的那道傷口牽痛，任由那位老仆人將自己推到了石階下。

陳萍萍也坐在輪椅上，膝上一張崇毛毯。

範閑微微側頭，極有興趣地看著這個老跛子。老跛子也極有興趣地看著範閑坐輪椅的模樣，然後兩個人同時笑了起來。

...

(作者：昨兒寫地太飛了，便讓秦老爺子穿棉被了，致歉。我是喜愛陳萍萍的，所以最近情節為萍萍服務。)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